



万明华以先贤们的“为学”“问道”为核心,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先贤的“人物素描”。

述智者先贤 传优秀文化

中华民族有崇尚勤奋好学、实践磨炼的优良传统。从孔子“韦编三绝”、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江泌“映月读书”等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人们对勤学精神的崇尚;从“孔颜乐处”到“格物致知”,再到“事上磨”等,都显示出人们对修炼之境的追求,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核心学养”。“核心学养”,也就是“学习者关键的修养”和“学会学习”。那么,我们应以谁为榜样,又该如何学会修炼呢?

近日,出版传媒人万明华携新书《为学之道——中国先贤的核心学养》做客江西新华文化广场第19期新华大讲堂,生动而深刻地阐释中国先贤们的人生成长、为学之道,带领读者们走近先贤,与先贤对话。观照中国先贤的核心学养,探索青年成才的规律,万明华引导读者从先贤那里学习如何不断向外追寻和向内反思,从而不断获得新知与体验。

“天赋潜能是成才的先天基因,家风

家教是成才的丰厚沃土,理想信念是成才的思想保障……”活动现场,万明华迫不及待地与读者分享人生生成成才的十个因素。他将这十个因素对应在父母世界、自我世界、个人与外界融合的世界和未来世界中,并以此为论点,详细剖析了李白、钱穆、欧阳修、梁漱溟等名人学者的成功要素,令在场读者受益匪浅。

谈及如何修炼,万明华以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为例,讲述应进行主动式修炼,他认为先天不足完全可以靠后天弥补,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万明华认为,立德修身是修炼的前提条件,他以叶圣陶为例,指出学习的根本和最高目标就是学会做人,一切知识的根本就是道德,如果不在德行上扎根,终无是处。而勤奋刻苦是修炼的必备因素,比如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三年不窥园”。万明华将这些称之为在个人世界里的“死磕猛打,勠力奋进”。

此外,万明华说,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也必须与周边的世界、周边的人搞好关系,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第三重境界”——社会化的修炼,名师、方法和实践都是必然的路径,“只有把自己摆在人群中去磨炼,与他人磨合,与事磨合,与现实磨合,与理想磨合,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活动现场,万明华还与读者分享了写作过程中的苦恼。他说,如何将高深的理论与大众接受结合起来,并找到跟时代对应的话题,为此花费了他不少时间。如在写到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社会责任分工的积极意义时,他联想到“如警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消防员有灭火救灾的责任。但有一些政府官员,常常以百姓的‘父母官’自居,想凌驾于百姓之上。当他们作威作福时,就违背了‘正名’的原则。”浅显易懂中,万明华勾连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学养史。

“我们观照中国先贤的核心学养,就是在与先贤进行深度沟通与真诚对话。当我们沉醉文本,与先贤们灵魂相击,心灵相叩之时,我们或许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修炼过程,领略到他们的精神风采,参悟到他们的为学之道。假如有的青年朋友,通过品读书,能够在心田播下立志成才的种子,这将是我莫大的荣幸。”万明华如是说。

《为学之道——中国先贤的核心学养》是一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通识性读本,也是一部中国先贤核心学养的简史。本书重点选取了中国历代四十九位往圣先贤,择其道德修养、学术思想与治学方略的精髓,即“核心学养”,钩玄提要,探赜发微,叙事与论述结合,对往圣先贤的人格、人品和学问、学法进行了描述与阐释,鲜活地再现了群贤为人求学的大家风范,凸显了他们富有东方特色学习思想的内在特质,并揭示其思想在新时代的价值与影响。(本报综合)

不废金庸万古流

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

近日,“金迷”孔庆东携《金庸者谁:北大金庸研究课堂实录》到江西新华文化广场做客第20期新华大讲堂,与广大读者一起追忆金庸、畅谈武侠,重点结合自己20多年来对金庸特别是金庸小说的研究心得,解析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家国情怀和爱情模式,审视和探讨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蕴。

让笔下人物进入日常生活
“金庸这个人,首先是誉满天下。”黑色卫衣外套搭配一件蓝灰色衬衫,给这个自嘲“平日子里不修边幅”的汉子,平添几分文雅之气,但尽管如此,孔庆东依然难以抑制对金庸的无限崇敬。他告诉大家,金庸的文学成就,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泰斗严家炎先生的话说,乃是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不但超越了旧派武侠,而且超越了通俗文学。”孔庆东分析,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魄力;写情爱,有“直教人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真是气象万千。北大中文系严家炎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金庸小说的学者之一,而孔庆东正是其门下博士。严家炎为金庸小说走上文学课堂,筚路蓝缕,冲破重重阻力。当他参与促成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先生“荣誉教授”称号时,孔庆东得以第一次拜见金庸,并合影留念。彼时,正值英年的孔庆东,在严家炎、陈墨等金庸作品研究开创者的基础上,“接着讲”。如今,在金庸研究界,孔庆东既是权威中的权威,又是独一无二

的存在。孔庆东认为:“金庸以他一个人的功力,就让武侠小说进入了千家万户的普通生活。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家,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你的人物、你的语言进入日常生活。”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说到金庸,不得不提到大侠,无论是萧峰、郭靖还是张三丰,都是为国为民的大英雄,那现在的中国还有侠吗,大侠都要会武功吗?”有读者问。面对摄像机镜头,纵使久经讲台的“师爷”,也会有些拘谨或不适,但是,这位孔子的第73代传人,以口才出众、善于活跃现场气氛受到观众的欢迎。他说,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关键是他要讲奉献、仗义执言,肯牺牲自己的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紧接着,他提出自己的观点——活着就是要给别人带来快乐,给别人带来快乐就会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为国为民。而在家国情怀、侠肝义胆之外,孔庆东认为金庸是书写爱情的圣手,无论是至死吟唱“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葬身火海的李莫愁,还是“天涯思君不可忘”的郭襄,即便玩世不恭如老顽童,生死关头,也会情不自禁念叨“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孔庆东以其极具感染力的言语表达与对金庸著作的深邃解读,带领现场读者在《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等经典文本间游走穿行,建构起金庸的爱情模式与情感诗学,不由得让读者在深细咀嚼间反复细忖究竟“情为何物”。

武功承载生命和文化隐喻
活动现场,孔庆东从武功的释义、武功的发展路径、金庸笔下武功的特点等文化角度全方位地对武功是什么展开探问,触碰到了金庸武侠小说中最核心的文化内涵。金庸者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无疑是答案之一。孔庆东总结金庸笔下的武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承载着深刻的生命和文化隐喻。例如,降龙十八掌隐喻的是一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姿态、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能力,靠自己的阳刚之力去打天下。打狗棒法颇有些意识形态的正义色彩,本来是很庸俗的乞丐打狗的招式,却升华成了独门武功;六脉神剑说起来时灵时不灵,其实就是基于人体的潜能;北冥神功,某种意义上是孔夫子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别人身上获得力量,同时也不损害别人。诸如此类的武功设定,正彰显了金庸“侠之大者”的风范。在被问及最喜欢金庸的哪本小说时,孔庆东直言金庸写得最好的小说有两部:《天龙八部》和《鹿鼎记》,前者是武侠精神的高峰,后者是反武侠精神的高峰。金庸一个人做到了“左右互搏”。现场观众一边聆听孔教授分享,一边翻阅着《金庸者谁:北大金庸研究课堂实录》,仿佛沉浸在高深武学修炼中,一招一式,动人心魄,勾人心神。而记者也注意到,本书是以孔庆东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金庸研究”课程课堂录音为底本而整理成的书,将场场爆满的孔庆东北大课程向大众敞开。孔庆东不仅仅是讲金庸,还是在教大家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本报综合)

雕刻在时光深处的文化印记

有一种情愫早已融进我们民族的血脉里,那是对数千年传统文化集体认同的精神之恋;有一种记忆永远雕刻在往日的时光里,也深深地根植于炎黄子孙的内心,那是关于文化印记的最美好的珍藏。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竭,根本在于我们的文化一脉相传,并能吸收和包容外来的先进文化的因子,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民族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而民族文化印记,则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记录。

当我看到《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的时候,我的眼前为之一亮,因为它的别致,因为它的与众不同。这套书记录的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印记,有斗转星移中的世相百态,有沧海桑田中的人情冷暖,有寄寓其中的脉脉温情。此套书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倾力打造的大型广播记录

片《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同期书,该节目自2015年年底央广播出后,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听众,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强烈持久的共鸣,一时间好评如潮,成为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就是这样纯粹的声音作品,现在以文字的形式面世,让人感到很特别。此外,书中配了大量难得一见的精美图片,还有名家名作、记者手记等相关的资料,都是为本套书的主题服务的,即寻找遗失的文化,勾勒出人们记忆中的文化印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精髓,解读当下中国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与向往。

《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犹如一幅长长的风俗画,随着画轴的徐徐展开,我国传统的民俗礼仪、村落古迹、人文风物等多姿多彩的文化大观立即呈现在眼前,美不胜收,温馨得让人落泪,精美得让人窒息,真实得让人叹息。尽管时光流转,社会巨变,城市的现代化正在吞噬掉

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些传统文化,但不变的仍是我们内心对文化印记的期许和感怀。

试想,写出《乡愁》的那位叫余光中的著名诗人,如果城市地名发生了变迁,或是老宅因城镇建设而拆毁,他那枚小小的邮票如果寄给故乡的亲人,是否还能收到呢?试想,唐代大诗人贺知章晚年辞官还乡,所遇之人就连儿童说的都是普通话,没有了乡音的故乡,他会作何感想呢?试想,西子湖畔,断桥之上,蒙蒙细雨中有一位叫许仙的书生邂逅美丽的女子白素贞,二人以油纸伞为媒,情意绵绵。如果没有工匠制出这油纸伞,许仙和白素贞又凭籍什么牵出红线,演绎出旷世爱情经典?

而如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正在消逝的不仅有方言、地名、礼仪、工匠、还有民歌、习俗、戏曲、古村……传统文化的现状让人焦虑。如何保护、传承和发展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发出最耀眼的光芒,这应当引起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阎晓明主编该书的初衷。

有一种情愫叫乡愁几许,有一种感动叫追忆流年。那些雕刻在时光深处的文化印记,是我们精神的慰藉,把它珍藏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但愿这种印记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渐消失,当我们有一天老了仍能看见……(本报综合)

书海杂谈

让初心在奋斗中闪光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革命斗争时期,一封封饱含深情的红色家书,穿越硝烟弥漫的战火,将前线与后方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天,在这个连传统家书都于忙碌中成为一种“奢侈品”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跨越时空的界限,追随先烈脚步,回望《红色家书》,有了另一层特殊的意义。

《红色家书》的开篇之作,是王孝锡烈士写给父母的诀别信。王孝锡烈士于1928年11月不幸被捕,12月29日深夜,当他得知敌人要害害自己,便向狱吏要来笔墨,写下了慷慨激昂的遗书。次日凌晨,他在敌人的枪口下英勇就义,时年25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了追求光明的悲壮人生,让后人永远铭记。

读着这封光照后人的红色家书,令人悲从心起,油然而生敬意。“一夕风波路三千,把家骨肉弃抛。自古英雄多患难,岂徒我今然!望爹娘,休把儿挂念,养玉体,度残年,尚有一兄三弟,足供欢颜。儿去也,莫牵连!”。王孝锡难舍“家骨肉”,但他更不忘家国情怀。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他义无反顾地舍了“己”,弃了“家”,愿意“一腔热血要浇遍地球西东”。王孝锡烈士憧憬的“普罗(‘无产阶级’的缩写)自在人间”的光明与胜利,虽然他没有亲见,却早已实现。这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读完了《红色家书》的开篇之作,我就被这本充满豪情与正气的书所深深吸引。这本书由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由党建出版社出版,全书一共收集了30位革命先烈生前的家书,每封家书之前有对烈士的生平简介,之后则有“他们的故事”。翻阅目录,既有所熟悉的英名,还有许多我未曾知晓的先烈,其实他们早就像闪闪红星,一直闪耀在共和国的历史星空。

阅读全书,可以看到先烈们一句句气贯长虹、大义凛然、慷慨悲壮的豪言壮语;他们不忘“加入共产党是为工农无产阶级谋利益”(江诗咏)的初心;他们牢记“谋中国民族之解放”(李大钊)的历史使命;他们有“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夏明翰)的真情流露;他们有“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的牺牲精神;他们有“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毛泽建)的浩然正气……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家书,虽穿越时空,依然直抵人心,令人震撼。他们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殉道者”,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要“砸碎万恶的旧世界”,就是为了让“万里江山披锦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红色家书映初心,好比红星照我行。就像那“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年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要做到不忘初心,就要像用生命书写红色家书的先烈们一样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有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才会敢于无私奉献。

初心是什么,初心是人生起点的希冀与梦想,是生命征途中的承诺与信念,是迷途困挫中的责任与担当,是韶华流逝时的恪守与坚持。一封封满载岁月风尘的红色家书,一个个饱含精神养分的先进事迹,都是初心的最好诠释,其精神内涵穿透时空,历久弥坚,引人入胜。

最好的循环莫过于传承。回望《红色家书》,坚定初心使命,回望《红色家书》,重整行装再出发,让我们夯实理想信念的基石,自觉做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让初心在奋斗中闪光。(本报综

打好人文素养的底子

人文,是人类文化的简称,主要指人类文化中先进、优秀、健康的部分。人文的核心是“人”,以人为本,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因此,人文也是对生命的关怀和人生的思索。人文素养是指一个人成其为人和发展为人才的内在素质和修养,包括信仰、志趣、观念、见识、情感、意志、品位等内在的品质。

人文素养的形成,主要靠后天的学习、环境的熏陶以及自身的实践,使优秀的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智慧,成为一个人相对稳定的品质。阅读那些承载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根脉的经典,是打好人文素养底子的主要途径。

能够打好人文底子的书,往往是一流的经典,是大善、大智、大美的书,是能够经得住再三阅读、反复学习的文本。这些书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含有丰富的精神营养,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含有伟大的情感、信仰的温暖和不会磨灭的美,能够不断释放能量,像阳光和水一样,能持久地滋润人的心田。

读书好比建房子,基础打好了,砖头就可以一块块地垒起来。打底子的书读好了,学问有了根底,再读别的书,就容易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

读哲人大师的传记或自述,发现他们童年都有自己喜欢的作家,有打底子的书。梁启超五岁读“四书”,陈寅恪六岁读“十三经”,朱光潜六岁读《古文观止》,茅盾能全本背诵《红楼梦》……当代作家同样注重读打底子的书。作家毕飞宇自称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红楼梦》,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作家金宇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读《史记》,用他的话说就是“打底子”。

无庸讳言,书是人写的,也像人一样有血统,它们的品格和层次是有优劣高下之别的。不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中国文化经典如“四书五经”、离骚、唐诗、宋词、《红楼梦》、鲁迅的作品,都是具有高贵血统的书,是给人打精神底色的。有了精神底色之后,读什么书就有自己的标准了。

读打底子的书,就要读经典名著。经典不好读,也不像想象的难读。《论语》是实际上是一个语录体文集,《理想国》是苏格拉底跟学生的对话,本来都是口语,这样的书直接读原著,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些经典比较深奥,比如《道德经》《纯粹理性批判》,刚接触时确实有些难,但只要坚持下去,多读几遍,就能理解书中的旨义。读经典不要怕难,相较于人很容易毁于自己喜欢的浅近的东西,那种不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反而能让人经久不忘。

读人文经典,必须亲自去读原著,尽量多读一手的原著,而不是读别人对于经典的阐述,更不要迷信别人的阐述,甚至让别人代替自己去读。比如读《红楼梦》,就要读曹雪芹的原著,而不读那些专家的研究译著;读《论语》,就要读古文版的,而不要读《论语心得》之类的。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打底子的书越早读越好,因为年少时求知欲强,可塑性大,接受能力好,更容易接受经典的正能量。人文素养的底子打好了,一个人的骨肉里就有了文脉,文化修养就有了源头,知识会更加全面,心灵会更加丰盈,情怀会更加博大,做人做事就有了雄健的底气,无论走到哪个领域,都有可能比別人走得更远一些。(本报综合)